



立地成佛

于佳

Li di cheng fo

(我是妖精我怕谁系列)

只是他忘了，当爱一个人爱到无我，又怎会忍心杀了至爱？

她亦忘了，一段舍弃性命的爱情足以令佛为之动容。佛爱世人，她独爱魔。

花与梦 第八辑 主编 珠雅

Li di cheng fo



于佳

{立成佛} {地佛}

无心无我，立地成佛。

她为了神仙一般的男人做了灵上斋的圣女，
却为了这个魔鬼一样的男子颠覆了成佛之路。

无我无心，立地成魔。

只要杀了最爱的人，便能练成至高剑法。

二十年，他连杀二十个最爱的女人，
却终不能成魔。

他决计爱上她，再……杀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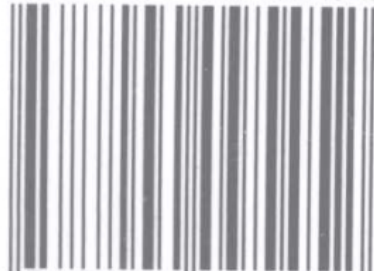
她决计让他爱上，再渡他成佛。

只是他忘了，当爱一个人爱到无我，
又怎会忍心杀了至爱？

她亦忘了，一段舍弃性命的爱情足以令佛为之动容。

佛爱世人，她独爱魔。

ISBN 978-7-204-09545-2



9 787204 095452 >

封面绘画：天释

ISBN 978-7-204-09545-2/I·2010

定价：（全48册）216.00元

花雨

经销代理：020-85636890

查询网址：www.inbook.net

立地成佛

于佳◎著

文风多变，但又大多明眸

善睐。笔法轻灵不失烟

霞，直白不失沉稳。而更

为难得的，便是行文中肆

意飞扬的感性。可以是一

个细节可以是某句独白，

浅浅吟来，也颇为贴心。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与梦 (第八辑)

主 编：珠 雅

策 划：花季文化

责任编辑：吴日珊

封面设计：林文生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 - 4971950

印 刷：广州快美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64

印 张：120 字数 288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 - 7 - 204 - 09545 - 2/I · 2010

定 价：216.00 元(全 48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楔 子

红纱帐内藏着温情软玉，却湮没不了娇喘吁吁。

若有人得知勾尽天下男人魂魄的第一名妓芸芸竟拜倒在一个不明来历的男子身下，不知会为名妓芸芸遗憾，还是对那男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能讨教几招。

这招数再简单不过，所谓金屋藏娇，拿出足够能砌成一栋金屋的金子，是个凡人能不动心？

然而光拜倒在男人身下是不够的，身为天下第一名妓更要用美色让这个用金子足以买得下半壁江山的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红纱帐内。

她将鸨母所教的妖媚法子逐一施展，恨不得在顷刻间夺他的魂摄他的魄，让他成为红酥手间的玩物。

想来这位富可敌国的公子早已见惯美色，任她使尽媚术，就是不为所动。

月移西楼，红烛升烟，闺房在黑幕下弥漫着阴冷的柔光。

就在他快被自己制造出的欲望逼疯的瞬间，他倾身上前扣住了她光洁的娇躯，“你爱我吗？”

“爱……”富可敌国的财富和驾驭天下的霸气，这样的男人，她芸芸怎会不爱？“我爱死你了，坏人。”

他浅抿唇角，似笑非笑地问道：“你都说我是坏人了，为何还要爱我？”

这时刻随便来点暖风都能吹翻欲望，她哪还顾得了跟他耍花腔，“你就是坏人，明知道芸芸爱你爱得不行，还故意折磨芸芸……芸芸不依了啦！”

她不依，这正好，他也没打算放过她。

一把搂住她背部滑嫩的玉肤，他大力地捏了一把，果然是绵软体香。这一捏一放之间唤来她一阵娇羞哀叫，与其说喊痛，倒不如说是勾魂。不愧为天下第一名妓，不仅貌美艺佳，更知情识趣，这大约就是天下男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了吧！

“你真可爱。”

他的赞许让名妓芸芸对自己更加增添了几分信心，看来他也不过是那些臭男人中的一个，随便招呼招呼还不就臣服在她的诱惑之下了。

都说圣女浮云齐是天下男人心中的神，怕是也比不过她吧！

“公子，你说是我第一名妓芸芸美，还是……我们崇敬的圣女更美？”

他眉心蹙起，借着月色拢起让人摸不着的沟壑，那深陷的纹路始终未被抚平，“圣女未必有你美。”

“那你爱芸芸吗？”她坚信他会给出令她满意的答案，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不爱她，除非他不是男人。

他到底还是进了美人冢，拧着嘴角他笑得很畅快，“爱！当然爱！你这么美，这么合我的胃口，你倾倒众生，我怎会不爱你呢？我爱你……”

所以……

丹蔻攀爬上他的脸，轻轻的抚弄是她惯用的招术，不信还有男人躲得过她的魔爪。

也没有人躲得了他的剑，空心的剑折射不出月光，更无法照亮她恐惧的眸子。

血淋过她洁白的胴体，换来他真心一瞥。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所以——你得死。”

传说，魔门中最为阴邪的武功莫过于无我剑法。欲练就此剑法，必先杀死最爱的人方能达到无我无心的至高境界，成就绝世武功。

配合此剑法的魔剑剑身镂空，剑刃锋利异常，削铁如泥，且弑杀之后不沾半点血渍，名为“无心剑”。

魔门五百年来无一人练成此武功，二十年前却传说魔门新一代魔王——戾天杀了最爱的女人，已练成无我剑法。

无我无心即能练成无我剑法的最高境界。

无我无心！

红纱帐内，他握着白锦擦拭着剑身，剑刃无血，他擦拭的不过是心情罢了。师父的话犹在耳边，他的剑却未露寒光。

无我无心，早在那个该死的圣女死在那个男人的怀里之时，他就已无我无心，为什么他还是无法练到最高境界呢？

这二十年，他杀了二十位他爱的女人，还是无法练成最高剑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也许有一个人能告诉他。

提着剑，他闭上眼眸飞出红纱帐，一身袍子不沾半点血色。

终于又回到了这里——灵上斋。

眼虽阖上了，可那股香火的臭味却熏坏了他的鼻腔，还有此起彼伏的祈福声听得他心烦，烦得他想杀人。

无我剑蠢蠢欲动，他扣住剑柄，在达到目的之前他不打算坏了自己求教的兴致。

轻启眼眸，“灵上斋”的牌匾远远地挂在上方。它在山顶，他身处山脚，中间隔着一百零八级石阶，还有无数正在祈福的百姓。想要到达灵上斋，他必须得跨过层层叠叠的人阶。

飞身上前，他踏着众人的背飞上山顶，不在乎自己的脚下踩伤多少民众，直到朝廷派来的护卫将他拦住。

“站住！”

这世上，有人拦得住他？

“滚。”若让他再说第二个“滚”字，就该有人用血来祭了。

不知死活的护卫发起横来，拔出刀逼向前，想吓退他，“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擅自闯入？我看你是……”

无我剑既出，灵上斋将染血。

霎时间，斋门大开，吓住了石阶上正在叩头的百姓，也吓住了无我剑。

她来了。

“我是灵上斋的浮云齐，日间感知您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见谅。”

她微微欠身化解了一场腥风血雨，石阶上的百姓难得亲见圣女尊容，纷纷争先恐后地涌上前想匍匐在圣女脚下，妄想沾得一丝半点圣气。灵上斋门前一片混乱，她却屹然不动。

略偏过身，她吩咐身边的白衣上人征尘：“既然这些百

姓来我灵上斋门前，烦劳你替我赠衣施药，也算一件行善积德的大事。”

征尘微微欠身，带着一帮下属挡住向上攀爬的百姓，“大家少安毋躁，有什么需要尽可告知于我，我代圣女为众人施福。”

“我想请圣女治好小儿的病，我已经在这里跪了三天了！”

“我……我想要几亩薄田！够糊口就好。”

“小民黄永贵，家有两个老不死的，一天到晚生病，拖累得我一贫如洗。圣女您操生杀大权，求您杀了那两个老不死的吧！”

“圣女！圣女，您且停一停，我相公因为夺人妻犯下杀人之罪，眼看就要被处斩了，您是菩萨，您是佛，您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放他一条生路啊！”

有征尘为她挡驾，浮云齐趁着这个机会转身回到斋中，斋门依旧紧闭，她的身后却跟着一个握剑之人。

他终于来了，她等了他二十年了。



一香一茗，焚香缭绕，茶气也跟着它徐徐升腾。天下第一圣地——灵上斋的大殿清净得一如二十年前。

他坐在她的左手边，剑就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你既

然猜得出我会来，可猜得出我是谁？”

“戾天——灵上斋上一代圣女漫天雪的旧友。”杏眼掠过他的剑，她似笑非笑，“传说，你和我母亲还曾有段恋情。”可观其颜不过三十岁左右，怎么可能和母亲发生故事呢？她这个未卜先知的圣女也摸不清究竟。

她倒是够坦白，既然如此他也用不着拐弯抹角，“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聊你母亲。”她开门只说了三句话，却惹到了他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都说你是圣女，可知过去，晓未来，我只想要你告诉我，怎样才能练成无我剑法的最高境界。”

浮云齐抿唇而笑，像个邻家少女，“这倒奇了，这套剑法是你师父传予你的，我虽坐镇灵上斋，被百姓封为圣女，但对杀人是毫无研究，又怎知练成无我剑法的秘诀呢！”

戾天没工夫跟她打哑谜，二十年后他既然重登灵上斋，对成就剑法一事自然势在必得，“灵上斋的圣女坐禅之时能洞察先机，这也是她们被封为圣女的真正原因。只要你坐禅之时帮我悟出无我剑法秘诀，自然能助我成就最高境界。”

她直望住他的脸，想一探究竟，“这些是先母告诉你的？若果真如此，二十年前先母为何没有帮你悟出其中要诀，还要我今日代劳呢？”

她的话让戾天绷紧了脸，眉宇间露出危险的神色，手也握紧无我剑随时打算要了她的性命。

只是片刻之后他却放下剑，倾然一笑，“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逼我说出真话？”

“有什么真话是你需要说的吗？”品了一口香茗，浮云齐完全是云淡风轻的神色。

“有什么真话是你想知道的吗？”混了几十年江湖，他怎么可能轻易中计？

浮云齐甩开袖袍走到香炉前，那数十年沉积起的烟灰让整个灵上斋弥漫着古老的味道。

“二十年前，我满月的那天，灵上斋上任圣女漫天雪和丈夫越仁在越城被杀，全城百姓陪葬。能在一夕之间灭掉整座城池，除了魔王戾天，不知还有何许人？”

点点头，她所说的这些跟民间的传说毫无出入。戾天想知道的是，“既然你知道这些陈年旧事，还有什么要问的？”

她赫然甩开袖袍，沉凝地望着他，“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说什么？”

“真相。”

圣女也有不知道的真相吗？“你不是能未卜先知，你不是能坐禅先机嘛！何必问我？”他放下手中的剑，拿起茶一饮而尽。

他的坦然让浮云齐无法接受，“你这是默认了？若真不是你做的，你就不想向我解释吗？”

“有必要吗？”江湖上称他为魔鬼，为了符合这一称号，他做事自然要够邪才好，倒是她才叫人奇怪，“莫非你希望我否认？”

“我希望知道真相。”二十年了，她听着众口一词的真相。那真的是真相吗？她相信当年之事唯有戾天才能告诉她。

好一个圣女，跟她娘一样冰雪聪明，即便是对天下第一邪的恶人也抱着一份赤子之心，怕只怕白白浪费了这片冰心。他长年握剑的手抚摸着剑柄，拿剑之人跟剑处得时间长了，即使隔着剑鞘也感觉得到剑的生气。

魔鬼戾天忽然很想跟圣女浮云齐做个交易，“我想练成无我剑法的最高境界，你想知道杀你爹娘的真相。我们正好做个交易，你助我成就至高剑法，我就告诉你当年血案的真相，如何？”

拂袖的瞬间，浮云齐做下了决定：“好……”



“你不能答应他。”征尘飞入堂间，阻隔在浮云齐与戾天之间，“浮云，你不能答应他。他若真的练成无我剑法的最高境界，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惨死在他手上，身为圣女你不能置百姓于水火之中。”

半路杀出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戾天悠悠然地拿起无我

剑，好在浮云齐眼疾手快抓过征尘的衣领将他甩到梁柱后面。没等他弄明白无我剑究竟做了什么，一滴血已经从他的眼睑滑落到唇边。

戾天残酷地笑笑，“算你走运，否则灵上斋明天就会多一个瞎子。”

碍他眼的人注定要成为瞎子。

征尘并没有被他诡异的举动吓着，反而护在浮云齐身前，“浮云，你也见到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个魔鬼，你怎么能相信他呢？就算你助他练成剑法，他也不会告诉你当年血案的真相。灵上斋不能跟魔鬼合作，你不能相信他。”

“哈哈——”戾天放肆地仰天长笑，让灵上斋充斥着他的狂。

冷眼看着征尘对浮云齐的维护，过去与现在在他的眼前交错重叠——也是在这个地方，他拔出无我剑要杀掉漫天雪和她腹中的孩子时，越仁也是这样挡在他的面前。二十一年恍惚而过，旧事重演，他却没有当年的嫉妒与痛苦。

他已无心吗？

他若果真无心，为何练不成无我剑？

没有人能阻碍他无心无我立地成魔，即使是佛也办不到。

无须出剑，戾天仍有把握要了浮云齐的命，“都说你是圣女，你有预知前世今生的能力，你是百姓心中的佛。可你连自己心头的疑惑都解不开，你仍处于迷惘之中，你凭什么

做佛？”

他一语刺中了浮云齐的软肋，就因为她解不开心中这个结，所以她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圣女。只要一天找不出当年惨剧发生的真相，她就成不了佛。

“我告诉你练成无我剑的要诀。”

“浮云，你不能……”

她轻轻拂袖，拂去征尘的多虑。直面戾天，她无惧无畏，“戾天，前几日我预感你会来找我问有关无我剑的事，今晨起我参禅时无意中感知了其中的要诀，至于能不能助你达到最高境界，那就要看你的剑法修为了。”

戾天剑抱怀中，愿闻其详。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全心全意爱上一个人，把你的心都放在她身上，爱到完全无我的境界，再把她杀了，也就是把你的心给杀了，自然就达到无心无我的至高境界喽！”

她所说的这一切师父都曾交代过，戾天也都已经照做，可还是未练成剑法，“不对，我杀过无数我最爱的女人，可剑法仍是未成，何解？”

戾天这话让征尘大惊，在他的眼中，戾天不是人，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魔鬼。

浮云齐仰头观云之变化，完全不把戾天的话放在心上，“既然是最爱，怎么可能无数？显然你还没找到最爱的那个人，尚未付出你的心去爱她，自然剑法未成。”

戾天揣摩着她的话，认为很有几分道理。找到要诀，他

顿时轻松起来，张开的双臂在顷刻间积聚了无穷的力量，

“如此说来，想要练成剑法，我首先得用心去爱一个人。爱谁好呢？谁值得我付出整颗心来爱呢？”

邪气的眼神转悠一圈，征尘最害怕的结局来了。

“就你吧！浮云齐圣女。”戾天煞有介事地做出决定，

“放眼望去，能配得上我魔鬼的女人，值得我付出整颗心来深爱的女人，这世上除了你浮云齐圣女，怕再找不到第二个人……哦！不不不，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死了——她也是圣女，跟你一样，表面上看起来纯洁无瑕的圣女，可背地里呢？”

前一刻还笑嘻嘻的戾天忽然换上一副咬牙切齿的表情，看着浮云齐的眼神像是要把她撕碎了吞进腹中。

“她用她的纯情骗取我的感情，想让我放弃练成无我剑法。我差一点……差一点就上当了，差一点就为了她废弃武功，差一点就放下无我剑甘愿一辈子陪她守着这间灵上斋。要不是我发现她怀了你，我还真把她当成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佛。”

戾天步步逼近，浮云齐却没有后退。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在她的脑中闪过，似乎她在母亲腹中那会儿，戾天就曾这样逼近她，最后却没有伤她半分。她总觉得，这个行为诡异、令世人害怕的魔鬼不忍心伤害她。

她笃定。

“冲着这点我得感谢你。”戾天忽然轻松地笑了起来，

看着浮云齐的眼神也满是友善，“若非你的出现我也不知道你娘的芳心早有所属，更不知道她之所以装作爱上我，完全是为了让我放下屠刀，好助她拯救世人，立地成佛——我是不是很笨？”

浮云齐在他的眼眸中看到了酸楚，二十年多前娘用感情骗他是不是太残忍了？她这个看透天下的圣女却看不透这一点。

对戾天来说这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我会用尽我全身心的力气爱上你，比爱你娘更用心。然后……我会杀了你，练成无我剑法。”

背过身，他完全不理睬征尘恨不得杀了他的眼神，径自走向灵上斋的后院，斋内的布局他再熟悉不过，他比浮云齐更早住过这里。

“浮云齐圣女，为了爱你爱到无我的境界，这段时间我会留在灵上斋，就住在山上的幽园青修，那里比较清净，适合我，若你不想灵上斋每天都会死人，就别让在这里修行的隐士、道姑上去打扰我。不过，幽园青修随时欢迎你的造访——路我很熟，就不劳烦你送我了。”

走出大厅之前他没忘记自己的承诺：“在我杀你之前一定会告诉你，当年血案的真相。怕只怕，你知道后反倒会后悔知道真相。不过不要紧，反正等你知道的时候，你的命也没剩多久了。”

这是她的选择，与他无关。